

编者按

3月7日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郝柏林先生去世,本报编辑部约请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撰写怀念文章。他当即回复:我会尽量控制感情与篇幅,主要回忆郝老师如何帮助我从一个理论物理的草根门外汉成长为一个从事理论物理与生命科学交叉的研究者的。文章虽“控制了感情”,读来却仍为之动容。

怀念敬爱的郝柏林老师

■欧阳钟灿

郝老师走得太突然。3月7日下午4点接到老师病危的电话,我们即赶往北京医院肿瘤内科病房(在原来的北京公安医院),但是还是赶不上与恩师泣别!据郝老师女儿郝妍讲,3月7日上午他还在笔记本电脑前工作,下午让郝妍去北大医院拿化验资料,结果回到公安医院,郝老师已往世界!

我们一行怀着悲痛心情从医院回到所里,最为痛悔的是老郝最亲密的合作者郑伟谋研究员,他告诉我们,2月23日至24日,老郝给他发了两个邮件讨论他们合作的书的一个图表的校勘,当他再次打开这两个邮件,同样是工作狂的老郝(理论物理所“7-11”研究员),才发觉他忽视了邮件中有一句话,“两个人都住院,现在非常狼狈。”这两年,80多岁的郝老师一边拼命工作,一边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夫人淑淑,又谁会想到,这次自助餐成了郝老师与我们道别的“最后的晚餐”!

当我晚上回到家里告诉我太太,“郝老师走了!”我太太非常震撼,对郝老师无限的哀思,泪水涟涟不断,夜不能眠。1985年,我能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做

博士后,完全是受到郝老师给我博士导师徐亦庄教授回信的鼓励。我能在博士后期间发表人生的第一篇《物理快报》(PRL)文章,完全是在郝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尤其令我们全家永不能忘怀的是,在博士后进站伊始,郝老师利用到厦门大学出差的机会专门坐公交车到集美航海学院图书馆点名要找未曾谋面的“周金华”,当我太太告诉同事,这个穿着一身朴素至极的咖啡色条绒夹克的就是学部委员郝柏林,大家都轰动。郝老师约我太太在集美海堤大路边边走边动员:为支持我的工作,要我太太在刚从兰州调到故乡集美不久就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工作,并做好应对子女入学及住房困难的思想准备。令我太太感动的是,当有汽车迎面开来,郝老师总是把我太太推到紧靠路边一边,约一小时的谈话,我太太送郝老师到集美车站坐公交返厦。

有郝老师这样朴素体贴的亲临说服,航海学院领导很快就放人,学院人事处长是一位南下的女干部,她对我太太说,航院原来给我留了计算机教室主任的位置,但是人才是国家的。于是在博士后办理进站手续同时,我爱人及两个女儿的户口就调入了北京,我们一家终于结束我读研的6年分居生活。

在我完成国内博士后时,郝老师亲自动员我申请洪堡奖学金到国外做一期博士后。当我在柏林自由大学从事液晶生物膜理论洪堡学者研究,郝老师又批

准我太太以公派的身份到德国陪研,在我出国之前,郝老师与苏肇冰两位院士亲自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留学期间,我有幸在柏林中国留学生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回国后顺利转正。

当我从德国回国申请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职位时,郝老师耐心说服所里同事,支持一位研究非传统理论物理的中年研究者进入理论物理研究所。1990年初,德国为了恢复与我国的科技合作,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以给我赠送洪堡基金会的计算机为由专门到理论物理所访问,当我心犹豫时,又是郝老师亲自担保接待访问。在我工作刚有些小进展时,郝老师热情请刘寄星推荐我成功获选首届华人物理协会亚洲杰出成就奖,并成为中国博士后第一位获选的中科院院士。

我至今尤为感激的是,郝老师总是默默地提携后进,对我极为偏爱,当他从中国博士后基金副理事长退下来时,立即把我推荐补上这个位置,当他从亚太理论物理中心(APCTP)理事会主席退下来,又立即推荐我顶上这个位置。郝老师培养的优秀学生无数,但像我这样“非亲传的学生”得到这么密集的关照与培养,应是罕见。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从未在郝老师生前把这种感激之情向老师当面表达!因此,当我们夫妇今晚泪流满脸记下以上回忆时,我多么希望去往世界不远的郝老师能回首看看学生的感恩缅怀之情!

2018年3月7日深夜

亲爱的祖国

■郭曰方

从茹毛饮血 到钻木取火
从仓颉造字 到文明古国
在历史幽深的隧道里
摸索蜗行 5000年的
沧海桑田 艰难跋涉
今天 你终于跨上
世界舞台的中心
从一带一路的起点
再次出发
唱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
追梦之歌

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的梦想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索
习近平实现中国梦的治国方略
都化作 中国共产党人的
宏伟愿景
如滚滚长江 滔滔黄河
以摧枯拉朽之势 荡涤着
一切污泥浊水 向着中华民族
从所未有的繁荣富强
和光明未来 勇猛开拓

啊祖国 我们是
黄土地养育的忠实儿女
此时此刻 又怎能忘记
时代赋予的千钧重担
甲午海战的炮火
还在熊熊燃烧
卢沟桥的枪声
还在愤怒地诉说
圆明园的断垣残壁
还在哭泣流泪
3000万被侵略者
屠杀的骨肉同胞
还睁大屈辱的眼睛
那目光中 依然喷射着
一个被屈辱被奴役民族的
满腔怒火
那浅浅的海峡 就像
一道没有愈合的伤痕
还在日夜不息地流淌着
骨肉分离的痛苦
有多少沉痛的记忆
就像那锋利的钢刀
还在深深刺进你的躯体
你的心窝

啊祖国 我们是红旗下
成长的英雄儿女
此时此刻 总在思考着
我们能为你 做些什么
让母亲的微笑 永远荡漾着
春天的阳光
让孩子的歌声 永远洋溢着
成长的欢乐
让莽莽荒漠 变成
浩瀚无垠的绿洲
让穷山恶水 开遍
绚丽多彩的花朵
或上九天揽月
或下五洋捉鳖
或去太空遨游
或去星际穿梭
舍我其谁 舍我其谁啊
只要你一声令下 即便是
赴汤蹈火 粉身碎骨
我们决不退缩 决不退缩
祖国啊 亲爱的祖国
为了你的荣耀 你的梦想
你的神圣 你的巍峨
我们将昂首阔步 高唱着
义勇军进行曲 前仆后继
全力以赴 在世界东方
建设一个 更加美好富饶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爱乐者说

银幕:音乐经典的又一演绎

■李延朱

【曾有一种说法:“情不够歌来凑”,这是从侧面道出了音乐的抒情特质及其在影视中的作用。】

最近,聆听了银幕上一个谍战片的一首插曲。那是舒伯特名作《小夜曲》的演绎:歌词嵌入了剧情元素,快节奏控制形成“紧张感”的别样情状。字幕上作曲之署名,赫然标明是已去世120余年的舒伯特与21世纪一位中国作曲者的合作。这种时空远距的“创作”是否得当,且不必论;但西方古典音乐经典能以走上近代乃至当代影视银幕,这一演绎,却为人们增添了感受其魅力的又一渠道。

电影初始,本是无声。音乐率先介入了:银幕之下,音乐家在现场演奏钢琴,为影片配乐。自此,无声电影有了生气。在有声时代的电影中,音乐作为一个艺术手段,其声画结合的表现力得到充分彰显。在还没有原创电影音乐时,以及在有了专门电影作曲时,西方音乐经典的声响,始终贯穿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银幕之上。银幕,成了西方音乐经典的又一舞台。

以舒伯特来说,他的《降E大调钢琴三重奏》,就曾出现在电影《机械师》的场面中。作为配乐,这首乐曲还为著名导演库布里克的《巴里林登》营造出幽静深邃的意境。西方音乐经典走入银幕的实例,为数诸多。如:还是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发条橙》,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曾多次发声。又如,电影《走出非洲》中,有莫扎特《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有瓦格纳歌剧《女武神》音乐;电影《太空漫游》中有R·施特劳斯哲学性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及J·施特劳斯轻快的《蓝色的多瑙河》,等等。

在电影《七宗罪》中,人们听到了巴赫那首优美的《G弦上的咏叹调》;而在获奥斯卡奖的电影《沉默的羔羊》中,同样引进了巴赫名作《哥德堡变奏曲》。巴赫的典雅音符闪烁在银幕上,为剧情敷上了神妙的色彩。在人们印象中,古代巴赫是距近代电影最远的一个作曲家。但是,他的音乐却频频点亮银幕。在电影《沉静如海》中,巴赫的音乐几乎成了剧情的主线。人们常常认为,巴赫那部带有技巧性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很有一点技术性的“枯燥”。但在这部电影中,女主角就是在流畅的“C大调前奏曲”中邂逅,并演绎出了电影整个故事的主脉。

在发端于20世纪的影视艺术中,音乐已成为一个专业化的独立门类。其中,借鉴已存世几个世纪的西方古典音乐经典,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它已远不是为

“无声电影”做一个“有声”的填充,而是表明西方古典音乐与近代影视这两个艺术载体,就有血脉依存的关系。

托尔斯泰指出,“音乐是直接作用于情感的艺术”。音乐能够充分揭示出多元化情感的深层状态,直击人心,引发共鸣。无论在生活中,或在戏剧中,音乐可以将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依据或不依据具象的情节故事,在一定的时间演进过程中,直接抒发出来。这个特质使以故事与情节为主体的影视作品,往往借助于音乐,强化了其所需要的情感与气氛。曾有一种说法:“情不够歌来凑”,这是从侧面道出了音乐的抒情特质及其在影视中的作用。

此外,音乐的抒情虽是一种共性情感的表述与抒发,却还可以在音符的流动中产生具象的联想。法国作曲家罗曼·罗兰在聆听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章那段哀婉凄婉的旋律时,就联想到一个具象场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废墟上,人们经历着痛苦和无奈,以及渺然的希冀。这个联想的情状如同电影画面,深深刻在作家心里。而这段饱蕴情感的旋律,后来也确实走到银幕之上,抒发出了动人情感,也烘托出了具象场景和意境的氛围。

如此,音乐在影视这个综合艺术形式中的功能和作用,就在于“抒发”情感和“营造”气氛这两个层面。那么,影视音乐中运用既有的而不是原创的西方古典音乐元素,又为什么会频频亮相呢?

如果说,原创的影视音乐与影视本身结合更紧一些,那么,现成的古典音乐片段的选用,则呈现出另一优势,那就是:这些历经几百年之久的音符,在时间的过滤中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尊崇心仪的经典。当它们不是在音乐厅而是在在影视银幕这个独特载体上现身时,会使银幕下的观众瞬息之间凝神屏息,洗耳恭听。同时,也会在他们熟悉的音调中不露痕迹地一同走进银幕之上故事的人或物内心深处。这种聚焦效果,是新创作的影视音乐所不可能即时即刻达到的。当然,这个优势或许会带来与剧情游离之虞,因此,影视中所运用的古典音乐,大多选择精粹断片。点出亮彩,然后收束,会恰到好处且又强烈彰显出西方音乐经典在银幕上的美丽与魅力。

请出包括遥远的巴洛克时代的音乐大师维瓦尔第、亨德尔、巴赫,以及人们奉为圣乐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J·施特劳斯以及近代的拉赫玛尼诺夫等巨擘登上银幕,百年影视中的古典音乐身影,才尽显其穿越时空跨越域界的强大的艺术力量。人们常说的西方音乐经典的“不朽”,银幕之上的再演绎也是一个璀璨百代的聚光点。

千里涂鸦

【“东西两大阳,南北四寨上,九十三个阁,七十二条巷,七市八圪塔,老街五里长”,这民谣形象道出了太阳昔日的繁华。】

刚听到“太阳”这个名字,我既感陌生又一时难记住,后来才悟出:它的笔画比“太阳”少了一个点。

2018年春节,我用三天时间造访大阳古镇。

大阳古镇隶属于山西晋城的泽州,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总面积为15.58平方公里。

大阳镇古称阿阳,至今已有2600年历史,被誉为“三晋第一镇”,更因拥有我国北方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被专家赞誉为“中国古城镇的活化石”。

明清时期古镇内人口不断剧增,村镇规模不断扩大,形成户分五里、人罗万家的超大集镇。“东西两大阳,南北四寨上,九十三个阁,七十二条巷,七市八圪塔,老街五里长”,这民谣形象道出了大阳昔日的繁华。

新春佳节里的古镇,当地各种的老把式、老手艺、老风味,在民俗节上争奇斗艳;游客们摩肩接踵,赏春联、看表演、品美食,在浓郁过年气氛里喜上眉梢。

我在古镇走街串巷,白天考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汤帝庙、手工制针作坊、古法制铁馆、传统木作馆等,以及广场上“飞燕省亲”的大型实景舞蹈表演。

阳阿侯的女儿阳阿公主能歌善舞,《淮南子》和曹植的《空灵引》均对“阳阿奇舞”有记载,《阳阿雅》也被收录于《乐府诗集》中。

汉代帝时的赵飞燕在进宫当皇妃前,曾在阳阿公主府里学习过舞蹈。大阳浓厚的歌舞氛围和高超的音乐艺术,哺育了身轻若燕的舞蹈家赵飞燕,她与杨玉环并驾齐驱,“环肥燕瘦”成为评价美女的标尺以及称颂歌舞的佳话。

入夜游客也绝不会寂寞,除了领略壮观的“打铁花”,还可以观看祭祀火神表演等,品尝当地著名的饅头等美食。

《山海经》记载:“虎尾山,其阴有铁”,指的就是大阳的虎尾山矿区。大阳是我国冶铁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最早使用牛皮裹的鼓风炉炼铁,战国时成为北方诸侯制造兵器所需生铁的重要产地。清初学者在《四川文献》中记述:“古有阳阿之剑,可陆断牛马,水截鸿雁”,著名的阳阿剑就产自大阳。

唐宋时期用土制坩埚装矿,无烟煤作为燃料和还原剂,比木炭炼铁又有显著的技术产区,因此使得坩埚冶铁技术也在全国遥遥领先。

明清两代古镇的采煤、炼铁和铸造业最为鼎盛,不仅产有铁锅和铁铲、铁钉和铁锁等生活用具,且镰刀斧头、铁锹犁铧等农具也样样皆备。《中国实业志》载,清代山西的冶铁中心在古泽州府,其熟铁炉约计百余座。

抗战时延安和长治冶炼兵工需要的铁,每日才一吨,但大阳冶炼的铁却超过一吨;八路军在大阳还建起一个械弹所,大量的手榴弹都是在此制造。

大阳冶炼铸造业的勃兴,首先带动了手工制针作坊的发达。

飞沿走笔

“咳嗽神药”的检验与应对

■张田勘

【不过,中药(传统医药)的疗效与现代医药的疗效证明并不是同一个标准。】

从今年美国流行流感以来,就有约56000人死亡,近百名儿童丧生,疫苗接种率仅36%,美国各地药房内的抗流感药物卖到脱销。不过,在众多药物中,有一款中药四川贝枇杷膏(枇杷膏)成为美国网红——其网络售价如今飙升10倍,一瓶卖到近70美元;经销商市值已经突破天际……

一些美国人身说法,称什么药都治不了自己的咳嗽,服用枇杷膏就止住了咳,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枇杷膏一路脱销,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药止咳糖浆经销商——金活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价在2月26日飙升。

然而,也有美国医疗界人士表示担忧,称“这可能仅仅是种安慰疗法”,“和其他药物一起服用,或过度服用会导致副作用”。

枇杷膏的热销似乎与《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遥相呼应,在第四集“养”中提到,西班牙的西医博士露丽娅来中国进修中医,用五汁膏(梨汁、藕汁、萝卜汁、荸荠汁、姜汁)治好了她儿子的咳嗽,还学了不少中国药膳的做法。也因此,五汁膏也变得身价倍增。

不过,中药(传统医药)的疗效与现代医药的疗效证明并不是同一个标准。现代药学的证明最高标准是双盲随机人体试验,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可获得承认,登堂入室,成为现代医学的一员,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只能称为补充医学(替代医学)。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甚至用了很委婉的建议,该管理局没有权限审查这类补充剂的安全和作用,建议消费者在服用草药补充剂前应与医疗人员沟通,并且警惕宣传的“奇效”。一些医生也称,枇杷膏的

到明清时期,古镇已云集着300多家手工制针作坊,制作出车载斗量的一枚枚钢针,不但随晋商跋涉的足迹走进千家万户,还远销西欧和中亚等地。

“武能铸剑,文能制针”。大阳被誉为“九州针都”,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2015年11月,由北京立根集团等共同注资,全面负责大阳古镇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运营,对老街和古居的妥善修复,靠的也是“惟精惟一”可圈可点的工匠精神。

作为国宝的大阳汤帝庙,成汤殿是其精华之处。殿檐上一根粗壮的木质大梁,材质是荆木——也就是通常用来编制箩筐的荆条木,却能举重若轻,亦足见大阳“惟精惟一”的工匠精神。我抬手端详这根大梁,它粗大约为三米,长度超过二十米,由三段荆木连接成,上绘黑白相间的回纹图案。两根檐柱支撑于大梁的接口处,将这根粗大的荆木大梁稳稳地撑起。

古法制铁馆,传统木作体验馆等景点与游客见面,和五里老街、古宅院落等,构成大阳独特文化观光体验带,不仅业内专家交口称道,亲子游的人们亦乐不思蜀。

夜晚的大阳灯火辉映,喜庆的红色灯笼高挂;打铁花、祭火大典等更是构成热闹壮观的夜场。

“打铁花”要架起化铁水的熔炉,待通红的炉火燃烧起来,表演的师傅用钢丝绳蘸上金属汁,操起板子用力击打,激起的铁水冲天而起,火星四下迸射,堪比绽放的鞭炮礼花蔚为壮观。

古镇沿阳阿河呈东西走向排列,无论年代久远的纵横街巷和城池堡垒,还是古朴的官宅商居和楼阁津梁,这里的一木一砖一石一瓦,都散发出沧桑岁月的念想韵味。

我感到心旷神怡“神台的安逸和宁静,这是都市喧嚣之后的内心渴望,也是古镇欢腾千年之后的返璞归真。”

古镇当今焕发的神采,让徜徉其间的我有所感悟:中国的传统民俗与文化,可能就隐藏在村民口口相传的故事中,隐藏在农家院落其貌不扬的楹联上,隐藏在那每逢节日才会郑重示人的家谱和祖训里。而所有这些都是传统村落民居、人文与自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阳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已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由国家文化部评选,已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由中国侨联授予,已是“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等。

构成大阳旅游急速升温的诸多要素,无论其源远流长的建筑历史,还是规模宏大的古代民居;无论其重点国医药文物,还是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无论有典可查的妙曼歌舞,还是魅人心弦的民间技艺传说……这些重要的旅游元素其实一点都不少。

“大阳”,一点都不少。“大阳”在保护中发展旅游业,理当迎来明天辉煌的一轮太阳!

作用可能有“安慰剂效应”,不过没有经费对其进行大型研究。

对于枇杷膏这类中成药来说,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在《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中给出了认定标准: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不必提供人体临床试验的证据。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药复方已经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历了人体试验,疗效确切。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检验体系,而且引发了竞争和争论,这种竞争和争论必然会长期持续下去。核心还是在验证药物效果上。

20世纪70年代,为了找到有效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药物或疗法,1971年,中国医学界进行了一场时间跨度为好几年的大规模全国中药筛选工作,有近30万名医务人员参加,临床验药治疗440多万病例。

结果,著名中医陆广莘称:“1971年全国范围的筛选慢性支气管炎中药,针对‘咳、喘、痰、炎’,筛选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种草药,却未经过田间和实际的考验。百余年来,从麻黄素开始,能从中药里成功提取分离成为化学药的不到60种。”

但是,中医并不认为这是药物无效,而是“实验方法”和“疗效观设计”有差错,并且现代医学和中医是不同的医学体系,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求验证。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中药复方制剂不必提供人体临床试验的证据,在中国的医疗中有了两种根据和两种方式并存的局面。

在只承认现代医学的美国,枇杷膏尽管受到一些人的青睐,但还属于补充医药。

至于中国公众,川贝枇杷膏是非处方药物,可以在药店等地方买到。但还是要就医,以区分流感与普通的感冒不一样,出现发热、咽痛、咳嗽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行其是。

太阳,一点都不少

■郑千里